

〔台湾〕琬 姿

情缘三千

花城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白领丽人世姬为了逃避一段不该有的恋情，远走他乡，到泰国旅游以平静自己的心湖，却不意在异国的街道上，遇见了多年一直出现在梦中的景钊。不久，景钊来到世姬的公司工作，两人坠入爱河。直到结婚时，世姬才知道这位梦中恋人原来是个百万富翁的继承人，她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……

泰国，曼谷。

一连数天，吕世姬跟着观光队伍，在导游的安排下，参观过泰国皇宫，湄公河的水上人家、水上市场、河畔的郑王庙，以及曼谷四百多座佛寺中，最具代表性的几座佛寺、庙宇、佛塔。

此外，还在泰式夜总会观赏了美妙动人的泰国舞，以及惊心动魄的泰国拳。

据说，泰国拳竞赛是一项全国的盛事，全泰国境内，不论大、小泰拳比赛，全泰国人几乎都如痴如狂地涌到拳场观战。

而拳师们也前仆后继地以生命为赌注，换取空洞的名声和利禄。

世姬没见过这种不要命的打法，尤其当两人交战时，双方打得头破血流，甚或倒地一命呜呼的，怕镜头，总会引人起疑：他们，究竟为的是什么？

有一天，本来要瞻仰佛统寺，导游却先领大伙到小吃摊吃燕窝。在导游的解说下，世姬才真正了解燕窝的价值和作用。

于是，在下午六点打烊前，大伙赶到一家公司，说是公司，门面却与台湾的小药店差不多，购买燕窝时，世姬算了

算，掏出腰包，狠狠地买了三大包。

明日一大早，这支观光队伍就要搭机启程，导游说，该观光的，都看过了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采自由活动方式，让大伙随兴所致，轻松一下。

吕世姬便约同朱晓佳，一起逛街。

走在曼谷的大街小巷，总令人感觉是到了台湾的某一市镇，因为有许多看得懂的市招，听得懂的语言，看得熟眼的男女老幼。

这些华人因子，使得这个城市显得亲切。

忽然，迎面走来几位披着金黄色袈裟的和尚，晓佳忙一拉世姬，两人立即放缓脚步，垂手默立。

导游曾告诫过大家：“千万不能碰到和尚，也不能与他们并肩而行，这样，他们的功德将全毁，必须忏悔，轻则念三天佛经，重则需重新修行，即使是外国人触犯了这些规矩，佛寺的住持也不会轻饶。”

佛教，是泰国的国教，和尚更是受到尊崇，两人出门在外，能不入境随俗吗？

走到一处水果摊前，嗜吃的晓佳拉着世姬上前一看，是很传统的摆法，果篮摆在中间，左边是果后山竹，果妃红毛丹则成堆地放在地上大竹篓里，另有一篓则装满椰子。

“干么？你还想吃？”世姬望着晓佳问。

“嗯！咱们一人一半，好不？”

“什么？叫我吃榴梿？”世姬大嚷道，“不干！那种像臭鸭蛋，加傻味，加厕所的味道……”

“嘿！小声一点！”晓佳拉住世姬的衣袖，“人家在看我”

们了。”

世姬闭上嘴，转头望去，小贩正笑咪咪的接口道：

“尝尝山竹吧！山竹好吃又清火，要不红毛丹，买一些吧！”

两人俱各吃了一惊，小贩竟懂华文！

既然世姬对榴槤如此厌恶，晓佳也不好勉强她，只得退而求其次，买了几颗山竹，一面走，一面剥着吃。

山竹状似台湾的椪柑，形如小苹果，绿蒂下有一顶梅花形的帽，果实外壳是紫红色，放在两掌之间，用力一压，壳便脆裂开来，果肉是五、六瓣合成一圆球，放入嘴里，那股清凉甜美，真是无与伦比。

世姬则买了一小袋红毛丹，红毛丹的壳，薄如荔枝，壳外长有粗大却柔软的毛，剥开果皮，里面的肉雪白色，吃起来又甜水分又多。

台湾境内也卖此类水果，但总不比在产地现买现吃来得过瘾。

前面是一处转弯，两人吃着水果，一面漫步当车。

“这一个礼拜，就数今天最乐。”晓佳吞下一片山竹，道：“不必像赶场似的，赶得我晕头转向。”

“出国旅游就是这样嘛！在最短的时间里，参观完所有的名胜古迹。”

“我回去后，起码得休养半个月，太累了，简直累死我了！”晓佳又丢一片山竹入口，“如果不是为了陪你出来散散心……”

“得了，我了解你对我的情谊，也感谢你，别再提这件事，好吗？”世姬幽幽地。

“唉！好吧！”晓佳叹了一口气，果然闭上嘴，不再说话。

转个弯，前面赫然是一个广场，广场中间，有一个圆环，圆环的顶上有一个时钟，时钟正滴嗒滴嗒地走着……

晓佳自顾地走出十来步，侧着头，想跟世姬说话，却发现世姬根本不在她身旁。

转回头，晓佳一看世姬一副惊吓过度的样子，吓得拔腿奔近她，一面问道：

“世姬！世姬！你怎么了？”

只见世姬痴痴呆呆的立定脚，上下唇正不住地上、下颤动，不知她是害怕，亦是在喃喃独语。她原拿在手上的那包东西，此时正静静的俯在她脚旁，里面尚未吃完的红毛丹，散了一地……

“世姬！世姬！你……”晓佳提高声音，害怕地叫着，“中邪了”三个字差点滑出口，却叫她硬生生的给吞进肚内。

“晓佳……你看……”世姬幽幽地伸出手，指了指前方。

幸好是大白天，要不，晓佳真会让世姬给吓破胆，听世姬还能叫自己的名字，晓佳略略安下心，这表示世姬不是中邪，也不是神志突然不清。

“看……看什么呀？”晓佳狐疑地顺着世姬的手势看过去。

“我来过这里，这里我好熟哩！”世姬喃喃地，眼中尽是一片飘忽。

“胡扯些什么？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泰国，泰国吧！”晓佳有意加重语气：“咱们同校同系四年，我怎会不知道你

从未出过国！”

“真的，我不骗你，时钟后面是一排摊贩。”世姬悠悠地比划着：“其中有一位卖花的泰国女郎，长得深眼窝，丰颊，美得像个洋娃娃，喏！你看！”

顺着世姬的手势，晓佳果然看到一位美丽的泰国女郎，身着淡橘色纱笼，肩上还披了一条肩带……

“世姬，你——没有发烧吧？”晓佳上前一步，试了试她的额头。

世姬粗鲁地拂开朱晓佳的手，眼神深邃而不可捉摸，只听她仍自顾道：

“再隔一条街，街口有个老婆婆，老婆婆穿黑色的衣服，年纪很大，脸缩皱成一块，再隔壁，就是他了……”

晓佳虽然一头雾水，但她一面听，一面朝世姬所望方向望去，一切果如世姬所说的一般，她忍不住问道：

“他是谁？”

在问的同时，晓佳发现世姬双眼已然闭上：

“我不知道，他浓眉，两眼郁悒，嘴唇薄薄的，右颊接近耳朵处，有一颗痣……”

晓佳望望世姬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，冲到老婆婆摊位旁边——那个弯着腰的男人面前，审视了好一会。那男人看晓佳在端详自己，好奇的直起身，也回望着晓佳。

只见他两道眉浓密密地，一双郁悒的眼神，薄薄的嘴唇，抿成一条细线，右颊近耳处，果然有一颗痣。

晓佳惊愕地张大嘴，想叫却没叫出来，她抚住胸口，很快地又跑回世姬身边：

“世……世姬，是……是真的……”

世姬这时已张开眼，眼中是不切实际的迷茫与飘忽，刚才那男人，让晓佳的奇怪举动触动了好奇心，正望向这边来，随着晓佳的身形，他的眼光直直地射向世姬。

世姬飘游的目光正不期地迎向那男人，突然，世姬伸出手，惊骇的叫了一声，口唇颤动得好厉害：

“正是他！他……他……也望向……我了——”

说罢，世姬暴睁着的双眼，蓦地一闭，人软软地仆倒了下去。

晓佳顺着世姬所指的方向，也回望那男人一眼，就在世姬大叫、昏倒之际，她很快地上前，扶住世姬，同时大叫道：

“世姬！世姬！……你醒醒……醒……”

烟雾好浓，好大，这是哪儿？

只见一片氤氲，笼罩着四方。

混沌中，神思愈飘愈远……

想飞，躯壳沉甸甸地；想走，却前后皆无路。

于是，随着氤氲的茫雾，又轻又慢的撩开它，欲一探出路……

忽然，浓密的雾，无风自散……一根石柱，擎天而立，柱子上有一口时钟，秒针一格格无声地跳着。

雾，顺着石柱，向下弥漫。

石柱下，是一个圆环，圆环周遭，有忙碌的人们，一位丰颊深眼眶的美丽女郎，一位黑衣老婆婆，接着一位神情悒郁的男人的脸出现了！

他，浓浓的眉，眼神沉悒，嘴唇薄薄的抿成一线，右颊

有一颗痣，啊！他有太多太多沉重的心事！

仿佛，他想倾诉……倾诉……

直起身，他拢住眉峰，无法负荷的沉压，经由他郁悒的
双眼流泻出来……

“啊——”

大叫声中，吕世姬醒了过来，喘着大口大口的气，她这才想起，自己已回到台北，这是在自己的小套房中哪！

小套房虽小，却五脏俱全。

起身至浴室拿了一条毛巾，她擦擦全身的汗液，替自己倒了一杯凉开水，坐到床上，靠着背垫，她将冰水慢慢的啜着，一面回想方才的梦境……

忽然，刺耳的电话铃声吓醒了她，定定神，她拿起话机：

“喂！我是世姬，你是哪位？”

“世姬，你还没上班呀？”是朱晓佳。

“我……不太舒服，多请三天假。”说着，世姬望了一眼角落的三大包燕窝。

“你——心还在泰国？”

“少开玩笑！”世姬不悦地骂。

沉默了好一会，晓佳道：“我过去看你！”

“你不用上班吗？”

“跟同事调班！”

“嗯！来的时候带点吃的。”

“没问题，马上过去！”

挂上话筒，世姬叹了一口气。

台北——这人情淡漠的城市，有晓佳这样热心的朋友，真是不容易呀！

刚想起身换衣服，电话声又响起……

“喂！世姬吗？”是——他？张举祥！

世姬闭口不答。

“我知道是你，世姬，我快疯了！你知道吗？你说话呀！”张举祥在电话那端叫着。

世姬仿佛看到他痛苦而无奈的表情。

“我整整找了你一个多礼拜，我以为你……”

深吸了一口气，世姬捏起鼻子：

“抱歉！你打错了！”

放下话筒，她好像是躲过一场劫难似的。

不一会，铃声又响起，世姬是不想理他，但却无法静下心来，电话挂了又响，重复又重复……

她就这样直直地，不动地看着它，直到晓佳来了。

晓佳要去接，世姬按住她的手，眼中满是无奈、黯淡的神色。

晓佳知道了，这电话一定是他！

不顾世姬的反对，她硬拿起话筒，粗野又沙哑地：

“告诉你，我是世姬的妈，由中部上来照顾我女儿的，你敢再来骚扰，我会打断你的狗腿！”快说完时，晓佳得意的向世姬眨眼。

世姬表情复杂，她不知道晓佳的作法对或不对……

突然，晓佳花容失色的张大嘴，一连“呃！呃！”了几声，忙将话筒像毒蛇似地丢给世姬……

世姬疑惧参半的接了过来。

“阿姬，刚刚那是谁？你妈是想去看你，可是还没出发呀！”是父亲吕奇，苍老而沙哑的声音。

“爸！”世姬松懈了下来，想笑没笑出口，“妈什么时候要来？”

“就这一、两天啦！刚才说话的是谁？”

“我的同学，她听错电话了，以为……”

咔嚓一声，线的那端挂断了。

世姬耸耸肩，也搁下话筒，晓佳磨了过来：

“世姬，对不起，我……”

“吃吧！吃东西，我饿坏了。”说完，世姬拿起放在茶几上，晓佳带过来的那包吃食：“买这么多干么？”

“我陪你吃。”晓佳脱掉外衣，甩到沙发上，“真羡慕你，有自已的小天地。”

世姬没答腔，狼吞虎咽地吃东西，晓佳也陪着吃，填过五脏庙，世姬稍稍恢复一点精神。

“现在，能告诉我那个人是谁了吧？”晓佳突然地问。

“谁？”世姬喝完杯子里的水，擦擦手。

“在曼谷的那个男人！”晓佳认真地望住她，“怕影响你的情绪，我一直都不敢问……”

“说真的，我也不认识他！”世姬笑了笑。

“真的？你——吕世姬又不是软弱之辈，见到一位不认识且从没见过男人，会昏倒？”晓佳吸吸鼻子，不知是不屑，抑是不信！

“唉！我虽不认识他，可是却没说从没见过他——”一抹似遥远、又似飘忽的神色，再度回到世姬脸上。

“你在哪里见过他？”晓佳被挑起了兴致，忙问。

世姬咬住下唇，如果要说出来，那是多么遥远的一个故事。拗不过晓佳的一再追问，世姬淡又轻的吐出两个字：

“梦里！”

晓佳张大眼：“有这么奇怪的事？”

“想不想听？”

于是，遥远的，几乎湮没的故事，在世姬口中道出：

小时候，父亲因酗酒，将所赚的钱全花在喝酒上，家用少得可怜，母亲常捉襟见肘，每个月都得在米店、杂货店赊账。

为此，母亲常和父亲理论，希望他少喝一点，家用就可以勉强应付。

先是好言相劝，但父亲依然故我，母亲便起怨言，两人时常争吵，吵得凶了，便顾不得自尊不自尊，逐渐演变成拳脚交加的全武行。

好几次，母亲提出离婚要求，但附带条件是：两个女儿归她。

明知是自己不对，父亲仍不放过母亲，他答应离婚，但是，却坚持要留下孩子。

法律上，孩子本就归属男方，虽然我们心里明白父亲的诡计，可是，谁也奈何不了他。

一个充满暴戾的家庭，留给孩子的梦魇是永无法抹去的，我的情绪，我的每根神经，随时都处于戒备的状态，即使父亲偶尔会拿颗糖给我，我仍会疑惧参半地迟疑半天，生怕接了糖后，会换来一顿巴掌。

长大后，看到别人和乐的家庭，慈祥的父母，甜蜜的气氛，我曾幻想。也许将来长大了，会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，一个丝毫没有暴力的家庭……

于是，梦境便开始了……几乎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都会

见到他，一样的景象，一样的人，一样的眼神……

沉郁的故事，自世姬嘴里倾诉到此，晓佳不觉如释重负似地吐了一口长气：

“最近还梦到他？”

“没有，在我离开家里到台北上大学后，这个梦境便不再出现了，想不到，一个无稽的梦中景象，居然真有其人其境，你说，我能不感到骇异吗？”

晓佳颌首：

“我说呢！在校内，你又活泼又外向，怎么……”

“怎么可能会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是不？”世姬淡淡地笑了笑：“好几次，曾想过去自杀，但，一切都过去了……”

“你姐姐呢？”

“她没有我幸运，高中没毕业，就找了个对象嫁了。”

“那好呀！有自己的家庭，怎说没有你幸运？”

“我找过她几次，后来便不想再去了。姐夫是独生子，他妈……唉！我不会说，怪怪的，我猜姐的情况好不到哪儿去！这是我的直觉！”

“但愿你的直觉不准。”

“以为我在咒我姐呀？”世姬看她一眼，“我姐太草率了，只为了想摆脱掉这个家，如果不幸再陷入另一个阴暗的陷阱，那这辈子不就等于完了？”

“说的也是，不过，总不能一辈子不结婚吧！”

“只能说，随缘吧！”世姬耸耸肩，站了起来，“不谈这些了，枯燥！”

“我还很羡慕你有自己的小天地呢！原来是……逃家！”
晓佳调侃地道。

“所以呀！一件美好的事物背后，一定有它不为人知的挣扎过程，不要用表象去概括一切。”

世姬走近小冰箱，拿出一瓶啤酒，一面找开罐器，一面问：“你也喝一杯？”

晓佳轻轻地摇摇头，望着世姬的动作，她忽道：“也许，你不该恨你父亲！”

“我没有恨他，我只是不想继续待在那种家庭里。”世姬说得很快。

“既然如此，你根本就不该喝酒！”

世姬开瓶的动作，忽然停了下来，她望向晓佳。

“不喜欢你爸酗酒，你自己倒喝了起来？不必找藉口搪塞。每个人酒品不同，如果你也喝酒，只能说，你跟你父亲属于同一类的人，只是他跟你的酒品不同。”

好一阵子，世姬不言不语的在沉思……

晓佳有一丝不安，她的心情，随着世姬的脸部表情不同而起伏不定。

忽地，世姬开朗起来：

“晓佳！从没人告诉我这些，谢谢！”

说完，世姬将已开过的酒瓶，拿到水槽倒掉了，淡褐的汁液漫在槽内，一股酒味升了上来……

“世姬！你不必这样！”晓佳赶了过来，一脸歉然。

“不，我很感谢你提醒我！”世姬将空瓶子扔到垃圾筒，拍拍手，“在讲他人是非之前，一定要先稳住自己的立场。”

“我，唉！怎么说？”晓佳有点窘。

“不必这样。”世姬拍拍她的肩，“我一直忽略自己的

行为，真的，如果不是为了喝酒，我也不会认识张举祥，给自己添麻烦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有空吗？咱们去逛街。”

“好呀！”晓佳雀跃起来。

同学四年，加上入社会四年，晓佳这会才看到真正开朗的世姬，过去，世姬即使伪装得很好，始终有一股沉郁存在。

换过衣服，锁上门，两人走出大厅，迎向一片灿烂的阳光。

世姬踩着轻快的步伐，她忽然明白一件事，任何梦魇、任何阴晦的暗影，都不足以毁灭一个人。

此刻，她感到自己完全走出了父亲的阴影了……

世姬一踏入隶属她管辖的出货部门时，看到的是一阵混乱景象。

只见经理林容益正立在办公室的中央破口大吼，不知他吼些什么，世姬耳中只听到他一连串的叫：

“开什么玩笑？这种出货单能丢吗？简直……下个礼拜要出货哪！”

世姬的助理——林双美，是电脑输入员。林双美立在她的办公桌前，一副欲哭的表情。不只一次，双美告诉世姬，说她很怕林经理，尤其当他拉大嗓门骂人时。

会计小姐黄孝妍正以看好戏的表情望着林双美，一面仍不忘做做样子的拿出一叠账簿，双手忙碌着。

红着眼睛的林双美看到世姬，好像见到救兵似的，忙叫着：“吕小姐来了！”

林容益闻言，回过头时，正好与世姬四目交接：

“吕小姐，怎么今天就来上班？”

“下个礼拜有一批货要出。”世姬不疾不徐地，“因此，我提早一天来销假。”

“喔！”林容益扁扁嘴，无话可答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世姬走近自己的办公桌，问双美。

“我正在找订单，就是下个礼拜要出的那批——”